



紅河兩岸

韓 尚 義 著

新 知 識 出 版 社

紅 河 兩 岸

韓 尙 義 著

新 知 識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五 年 • 上 海

紅 河 兩 岸

韓 尙 義 著

*

新 知 識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湖南路九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一五號

上海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開本：787×1092 1/32 印張：1 3/4 字數：29,000

一九五五年五月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五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1—11,000本

書號：新086 定價 二角

前記

一九五四年的春天，我有機會來到滇南紅河以外的祖國邊界綫上。

這裏山大林大，亞熱帶的氣候，亞熱帶的植物，有許多奇花異草，都是我從來也沒有見過的。這些大山、這些茂盛的植物、繁密的森林，不知道蘊藏着多少發光的礦石、貴重的工業原料；這些寬闊的河床，急湍的流水，又將帶給工廠的生產、田野的灌溉以多大的原動力；在這裏，氣候四季如春，一年可以種上三季莊稼，出產豐盛的糧食……這些祖國的富源，把我深深地吸引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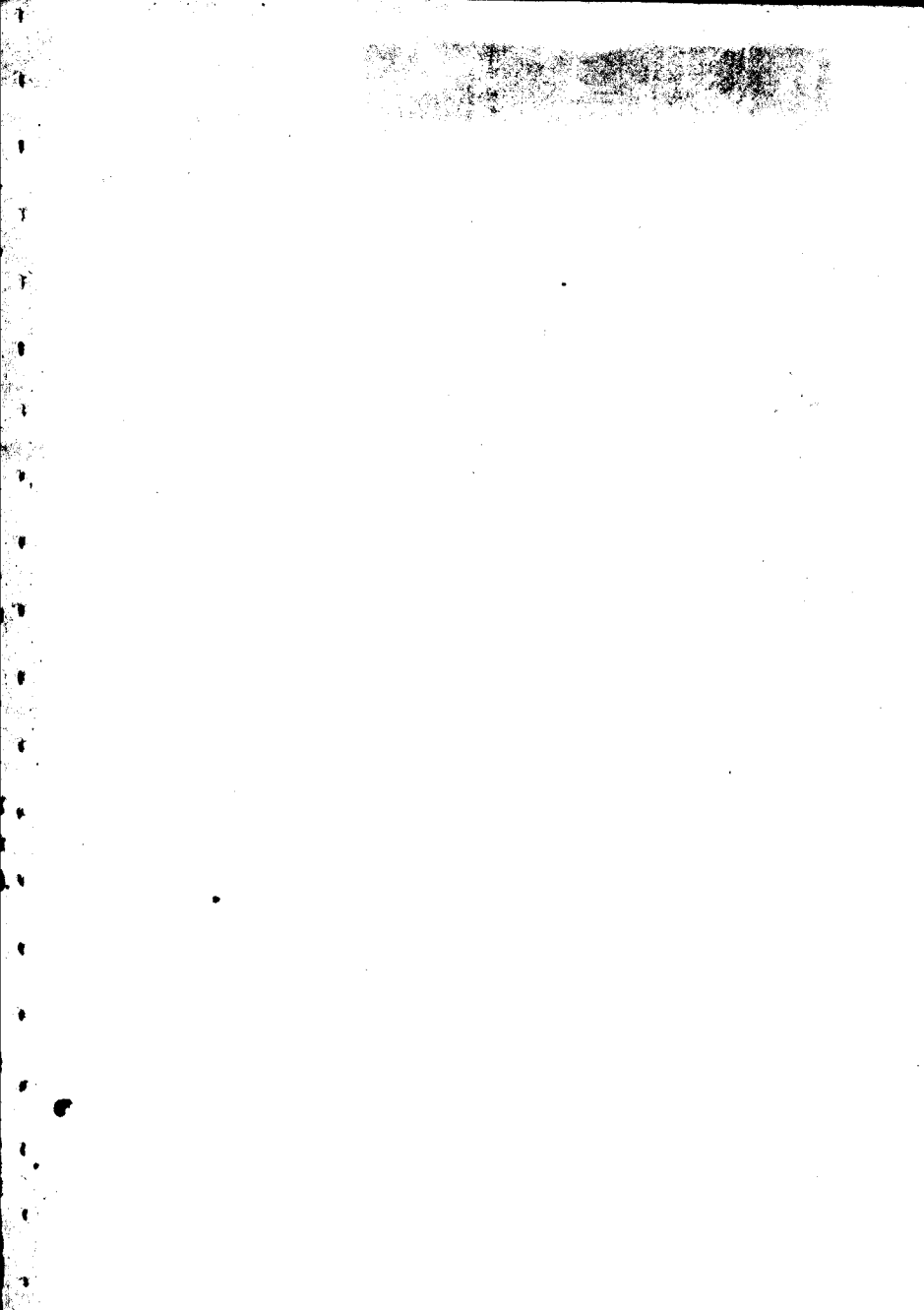
我更被生活在這美麗富饒的土地上的四十多個勤勞的兄弟民族所吸引住，他們那刻苦、勇敢、純樸的可愛的性格，使我在和他們相處的時候，感覺到如同在一個歡樂的大家庭裏和親兄弟生活在一起一樣親切。他們都成爲我難忘的朋友了。

我曾經把我在邊疆所看到的、聽到的和感受到的在報章雜誌上報道過。雖然這些報道還不能充分反映出邊疆兄弟民族人民的全部生活面貌，但它可以幫助讀者了解他們解放後歡樂的生活，了解他們在共產黨、毛主席民族政策光輝照耀下生活在祖國大家庭中

的幸福，了解他們對共產黨、毛主席的無限熱愛。現在，謹把這些報道彙編成冊，貢獻給讀者。

目 錄

紅河兩岸·····	七
「阿爹毛主席」·····	二三
苗家姑娘趕街·····	一九
藤條江邊·····	二三
幸福的嫫吉姑娘·····	二九
生活在祖國邊疆的苗族人民·····	三六
送菜籽·····	四一
邊疆的聯防隊·····	四八
墨 艾·····	五一



紅河兩岸

紅河深，紅河青，

紅河兩岸是黃金。

黑山高，黑山險，

黑山頂上是森林。

——哈尼族童謠

發源於大理洱海的紅河，河谷深狹，水流湍急，沿着大山，順着地勢，從雲南的河口流入越南。這是一條美麗的國際性河流。最近，我在這條河流的兩岸，在那美麗得像鑲着金邊邊的國界綫上作了一次旅行。

第一天，我到一個地方叫蠻耗。蠻耗雖是個不到百戶人家的小地方，但它是紅河邊上的一個關隘，江內外交通運輸的轉運站，成天有上千匹的馬幫^①驮着貨物到金屏、

① 紅河又稱元江，雲南兄弟民族都稱此地為江內江外。
是滇南重要的駁運隊，一幫就有百匹左右的馬。

到勁喇，馱着土產到開遠、到蒙自。在那一眼望不到邊的綿延的羣山中，茂密的竹林長得像原始老林一樣，芭蕉樹長得又粗又大，菠蘿田一片連着一片。從高山上看下去，真像在飛機上看秧田一樣，像一張張新編的篾席，彎彎曲曲地鋪在紅河兩岸。

紅河右邊是二千公尺高的大黑山，山上綿延幾十里長的大森林，遠遠望去，好像孩子們畫的山水畫上潑了一片濃墨，黑壓壓地全是四季常青的闊葉樹，同行的一位植物學家告訴我，這些樹木中有質地優良的阿丁楓和出奶木，有名貴的福建柏和淚杉，還有我國稀有的馬尾樹和臥子松。這些古木參天的老樹上掛着長長的藤蘿，藤蘿上長滿了綠色的蕨類和苔蘚。在樹根邊邊，密密叢叢地擠滿了黃刺玫和虎榛子，還有美麗的翠葉海棠，五色繽紛的掩蓋着地面，保護着土地，遠看，真好像是林子裏的一塊彩色絨毯子。

第二天到江外，也是山連山、峯連峯的。一路上，我看見很多解放大軍和路工同志們在築路、在造橋。他們要把一條條公路迅速地築起來，使祖國的邊疆和內地有更密切的聯系。修公路的工程是多麼艱巨啊！要翻過高山，鑿破懸岩，通過急湍的紅河，穿過原始的老林，……可是聰明而勇敢的大軍和築路工人，想辦法克服一切困難，往前修建，他們知道修通公路會給邊疆帶來新的繁榮，給邊地人民帶來更大的幸福。

「修條公路通北京！」這給邊遠的山民帶來的興奮是無法形容的。一位哈尼族媽媽

指着公路對我說：「這是毛主席在爲我們盤算，爲我們邊地人民籌劃啊！從前我們邊地人民看不到好東西。學不到好本領；我們吃不上鹽巴，抽不到毛煙，都是因爲交通不便。

現在大軍同志不但爲我們趕走了蠹賊，幫助我們搞好了生產，治好了疾病，如今又在大山林裏替我們修築公路了。毛主席啊！你真是我們的大恩人。」

那天夜裏，我宿在一個叫阿得坡的哈尼族寨子裏，聽到這樣的歌聲：

邊地的公路爲我們開，

北京的汽車爲我們來，

毛主席的恩情山一樣高啊！

我們幸福的日子過不完。

邊地的鮮花爲您開，

邊地的山歌爲您唱，

我們哈尼人的心裏想得深啊！

跟毛主席要走萬萬年。

○ 滇南兄弟民族稱土匪叫蠹賊。

那一夜，我借宿在那位哈尼族媽媽家裏。她家的房子是泥牆的，茅草頂，四周沒有窗，沿牆的一圈頂上有像城垛子一樣的缺口，光綫從那裏射進來。屋裏一個大炕，燒飯就在炕上。有三塊尖石頭支着鍋，這三塊尖石頭是哈尼人最尊敬的，哈尼族媽媽很客氣地請我在三神^①旁邊坐下來，順手提了一個大竹煙筒請我吸毛煙。我是什麼煙都不會抽的，可是她却閃着至誠而懇切的眼光望着我說：

「同志，你抽罷！現在毛煙又好又便宜，不像過去那樣。過去，特別是雨季，驛道的交通斷絕，又加上蟲賊搶馬幫，真是什麼貨物都來不了。那時候，要三十斤包穀換一尺布，五斤棉花換不到一斤鹽。大軍來了以後，這裏有了貿易小組，政府大力組織驛馬，運貨物來，收土產去，我們現在的生活比過去不知好了多少倍，將來……」

「將來公路修通了還要好吶！」我插上了一句。

「是嘍，這都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恩德啊！同志，你去瞧瞧，修條公路多麼不容易——把山都扒平了啊！」

老實說，兩天的山道我實在很累了，可是哈尼族媽媽的話却使我多麼興奮。她告訴我過去哈尼人在舊漢人^②的屋簷下站一站都要挨罵，現在大軍請他們到新建的營房裏去喝茶，去談天。過去他們世代代受反動政府的壓迫，現在毛主席給他們建立了自己的

政府——紅河哈尼族自治區人民政府。她說：「毛主席像太陽，可是太陽還有背影處，毛主席是把四面八方都照亮了的啊！」

第三天，早晨起來沒有見到那位哈尼族媽媽，我向她的一位不太會說漢語的愛侶道謝了一聲，告別出來，再騎上那匹已和我有了感情的棕色雲馬，離開了阿得坡。

山越走越高，馬在雲霧中，人在雲霧中，右邊是百丈高坡，左邊是千尺削壁，大山脚下急湍的水流聲震動山谷，好像有個巨人在搖撼，馬蹄踢在崎嶇潮濕的石頭道上直冒火星；馬喘着氣，淌着汗，我拉着韁繩像提着生命綫，全身的神經緊張着，提防每一秒鐘滾下山坡去的意外。下坡時，一樣緊張，坡度大，泥地滑，兩手抓着木製的馱架，身體往後斜着斜着，幾乎是站起來了。我這個第一次到南方來的南方人，走這樣驚險的路，倒還是第一次。

下了這座大黑山，前面就有一段已經修好的新公路。遠看前面黑壓壓的一羣大軍和築路工人與幾個哈尼族人在推讓什麼。走近一看，原來是那位哈尼族媽媽和三個沙戈

① 哈尼人稱支鍋的三塊尖石頭爲三神。

② 少數民族指反動派時代壓迫他們的漢人爲舊漢人；新中國的是新漢人。

③ 哈尼話：「姑娘」。

沙①，他們一早就趕到工地來了，她揹來了滿滿一背斗的包穀和雞蛋，說是表表全寨子婦女兒童的一分心。她說：「毛主席派你們來修路，你們代表毛主席收下吧！」旁邊一位解放軍同志輕輕地對我說：「哈尼寨這份禮來回推了三次，看樣子這次非收不可了。」我說：「是嘛，收下吧！不然她們要不高興的。」

我輕輕地揮了一下馬鞭，雲馬的輕蹄在平坦的公路上快跑了一陣；我想着想着，彷彿看見北京來的新汽車，滿載着各式各樣的貨物，載着歡欣鼓舞的各族人民，在這美麗的紅河兩岸，在新開的公路上奔馳。

「阿爹毛主席」

第三天，到了紅河以外的金屏縣。這裏是海拔一千六百公尺的橫斷山脈地區，最南的地方離國界只有二十里，全縣六個區，有二十多萬人口，其中百分之七十是兄弟民族。在我第一次趕街那天，就見到穿着綉花裙子的苗族姑娘，帶着明火槍的彝族青年，掛着一頭銀飾的普拉族婦女和哈尼姑娘，還有穿着緊窄短衣和黑色筒裙的傣族婦女，其中最顯明的是瑤族婦女，她們綉花的衣褲，是在黑色的布上再用黑絲綫綉上精巧的花紋；看着這穿戴着五光十色的兄弟民族的兒女，會使你想到了祖國更可愛更偉大。

當天，我們到金屏縣周圍的寨子上去了。向南山走五華里，就會聽見用水力沖擊的石臼底舂米聲，棕櫚樹下搭着哨棚，那英武的聯防隊員在查問行人，一個個哈尼姑娘背着山裏砍來的木柴走進寨子裏去。這個寨子叫馬鹿塘，聚居着哈尼族人民，有五百多人，屬於今年新成立的紅河哈尼族自治區。這裏在解放前，就有地下黨組織活動了。當我們一進寨子，就有一位慈祥的哈尼阿皮笑着嘻嘻地迎來了，她個子不高，粗眉大眼的挺有精神，說：「你們來這裏，我們真是高興嘍！」她就是婦女會的龍會長，一個積極

分子，從她的談話中知道馬鹿塘去年被評爲光榮的豐產模範村，今年這不到二百戶人家的寨子就賣了近七億元的餘糧。這些錢大都存在金屏街上的人民銀行裏。

談話間，寨子裏的男女老少都圍攏來了，他們都穿着自己用藍靛染的衣褲，因爲習慣每洗一次染一次，所以都像很新很挺的。婦女們都喜歡戴銀質的裝飾，特別是小姑娘們，頭上、手上、正面、背面，裝飾得滿身都是，走起路來，叮叮噹噹地響，不但好看，而且好聽。哈尼民族有他們自己的風俗，首先不要坐在門檻上，不要穿草鞋進門；在做酒做豆腐或者牲畜生產的時候，陌生人不要進去，因爲他們說，這樣會不順利的。逢到這些事情，屋門口都有一根木棍和一束紅布來告訴你，若萬一冒失地進去了，那可以替主人在灶肚裏添上一把火，也就免了事。還有秋收以後的門上，都用白粉打上一個手印，再畫一把腰刀和斧頭，意思是明年還是要這樣的勞動，才能獲得更大的豐收。現在，所有外地來的人都非常尊重他們的風俗。

龍會長說：「過去反動派說我們穿的藍靛是髒的，因此叫我們『窩尼族』（污泥的意思）。現在毛主席領導我們成立了哈尼族自治區，我們自己當家了。過去寨子經常被

① 即趕集，這裏每六天一次。
② 大媽的意思。

土匪搶劫，拉走了我們的牛馬和糧食，搶去了運貨的馬幫和貨物，弄得我們沒有穿吃，長期吃不到毛煙，吃不到食油；由於吃不到鹽巴，很多人生了夜盲症。現在毛主席派貿易公司運來了鹽巴，我們的眼睛也亮了。貿易公司還運來百貨、農具和日用品，照顧得我們真是好嘍！現在我們已組織了聯防隊、婦女會、生產互助組，我們要在毛主席的領導下歡歡喜喜、快快樂樂地過好日子。同志！請你代我們捐個信說：『我們都很喜歡他，祝他健健康康。』」

當我們要離開的時候，龍會長和其他哈尼族兄弟姐妹們都非常誠摯地留我們吃飯，不吃飯他們都很不高興，他們說：「喝杯團結酒，吃碗團結飯，不能瞧不起我們呀！我們都是毛主席領導的人，不好講客氣的。」於是，大家就在籐編的矮凳上坐下來。在用竹子編成的圓框上放着許多菜，他們用雞頭作為最高的敬意獻給客人吃。酒是一定要喝的，按哈尼族的風俗，那怕沒有菜也一定要喝酒，意思是客人來到這裏一次不容易，來了也要你不忘記，因此一碗一碗地酌着酒，一碗一碗地添着飯，最後一碗飯要由主人再替你加上一大瓢，吃這樣的飯意思是明年更豐收。我們真是酒醉飯飽了呀！面對他們純樸熱情的性格，兄弟民族深厚樸實的情感，使我回憶起去年在蘇聯與格魯吉亞斯大林集體農莊莊員們的會餐，也是那樣從未吃到過的酒菜，也是那樣兄弟般的感情，而今天是在

那景色也和格魯吉亞一樣的亞熱帶的祖國邊疆上——一個兄弟民族的寨子裏，我的思想一下子跨過半個地球，雖然相隔着半個地球，但友誼却緊緊聯系着。

飲酒的時候唱酒歌，這也是哈尼民族的規矩，是一件隆重的儀式；歌詞內容也結合着飲酒的主題來編唱的，我是一句也不懂，聽得翻譯同志介紹了兩句說：「地球天天在旋轉，那一天把這樣尊貴的客人旋到我們這個賤地來……」他們對客人是如此盛情，他們對自己是那樣謙遜。

當時間在熱情的氣氛裏偷偷地溜走的時候，天色慢慢地黑下來了，我們幾次要告別，却幾次被一寨子的主人挽留了。他們說了許多許多的話，從過去談到現在又談到將來，他們說：「我們這裏過去鹽巴賣到二萬元一兩，現在只要二千五百元一斤；過去我們二十戶養不起一頭牛，現在每三戶有一頭牛；過去三戶養不起一頭豬，現在每戶有一頭豬；過去我們生病要請麻公^①來驅鬼，現在縣裏的醫生常常給我們診病、種痘、打防疫針；過去我們哈尼人不唸書，現在也到金屏縣裏去唸書了；過去土匪來殺人放火，現在大軍的營房就建在我們的寨子邊，大軍同志說：『我們不走了，永遠和你們在一起保衛邊疆。』還有，我們這裏到箇舊的公路快通了，以後再也不用爬崎嶇的山道，穿原始的

① 像漢族的巫婆一類的人。